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目錄

後山詩話

蔡寬夫詩話

金坡遺事

石林詩話

黃常明詩話

藝苑雌黃

詩話雋不

東萊文集

復齋錄

歸田錄

文正公目錄

韻語陽秋

東軒筆錄

維素雜記

葛常之詩話

西清詩話

桐江詩話

丹陽集

閩川名士傳

聞見錄

談苑

高齋詩話

胡氏詩話

許彥周詩話

擊壤集

法藏碎金

上蔡語錄

詩話必覽目錄

橫渠集

龜山語錄

南山文集

晦庵詩集

呂氏家塾記

易學辯惑

漫叟詩話

學林新編

侯鯖錄

雪浪齋日記

王直方詩話

宋子京筆記

杜詩正異

詩眼

山谷集

東坡集

言行錄

涇水燕談

正蒙書

迂叟詩話

呂氏童蒙訓

冰齋夜話

隱居詩話

三山語錄

臨川集

揮麈錄

林和集語錄

倦游雜錄

陳輔之詩話

遜齋閑覽

文昌雜錄

三山老人語錄

東齋記事

吾子西記

南游集

劉禹錫嘉話

東泉雜錄

夷堅志

上庠錄

古今詞話

夷白堂小集

侍兒小名錄

阮戶部詩

高道傳

異聞錄

龍川畧志

田仙錄

令是堂手錄

東觀餘論

太平廣記

昭君圖叙

雪齋廣錄

江南錄

植萱錄

洪駒父詩話

僧寶傳

傳燈錄

山谷王梵志

塵史

詩說

集古錄記

雲實語錄

陳子齋集

唐語林

青瑣

寄齋錄

四六談塵

金石錄

樂府解題

元城語錄

程氏遺書

淮海集

六朝事迹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目錄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門類

聖製門 一卷

廣歌門 一卷

御燕門 一卷

榮遇門 一卷

忠義門 二卷

孝義門 三卷

孝義門 四卷

宗族門 四卷

仁愛門 五卷

友義門 五卷

幼敏門 五卷

志氣門 五卷

迷志門 五卷

求意門 五卷

諷論門 六卷

達理門 六卷

達理門 七卷

博識門 八卷

狂放門 九卷

稱賞門 九卷

稱薦門 九卷

投獻門 九卷

評論門 九卷

評論門 十卷

評論門 十一卷

評論門 十二卷

評論門 十三卷

評史門 十四卷

評史門 十五卷

評史門 十六卷

評史門 十七卷

辯疑門 十八卷

正訛門 十八卷

隱逸門 十九卷

恬退門 十九卷

警句門 二十卷

句法門 二十卷

苦吟門 二十卷

留題門 二十一卷

寄贈門 二十二卷

故事門 二十一卷

書事門 二十二卷

感事門

用事門 二十二卷

紀實門 二十三卷

用字門 二十四卷

押韻門

做法門 二十五卷

鄴候門 二十六卷

詠物門 二十七卷

詠物門 二十八卷

詠茶門 二十九卷

詠茶門 三十卷

格致門 三十一卷

詩病門

例法門

樂府門 三十二卷

樂府門 三十二卷

樂府門 三十三卷

傷悼門 三十四卷

傷悼門 三十五卷

寓情門 三十五卷

遊宴門 三十五卷

怨嗟門 三十六卷

詩法卷

譏諷門 三十七卷

箴規門 三十八卷

詼諧門

神仙門 三十九卷

神仙門 四十卷

歌詠門

鬼神門 四十二卷

釋氏門 四十三卷

釋氏門 四十四卷

釋氏門 四十五卷

釋氏門 四十六卷

麗人門 四十七卷

麗人門 四十八卷

飲食門 四十九卷

技藝門 五十卷

拾遺門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門類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一

已集

龍舒散翁阮一閔宏休編

皇明宗室月窓道人刊

翻陽亭梧程玘舜用校

御製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朝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盛稱

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誦

傳之其句云 太祖大笑曰寒士語耳吾不道也鉉肉不服謂

太言無實可窮也以謂殿上驚慎相目 太祖曰吾微時自

秦中歸道卷下醉卧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

山黑統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後山詩話

故事進士期集常擇榜中最年少者為探花郎熙寧中始
罷之太平興國三年胡秘監嘗榜馮文懿極為探花是歲登第
七十四人太宗以詩賜之曰二三千客秉成事七十四人中
少年始唐以禮部放榜故座主門生之禮特盛主司因得竊市
私息上稍欲革其弊既更廷試前一歲呂文穆公蒙正為狀頭
始賜以詩蓋示以優寵之意至是復賜文懿然狀頭詩迄今詩有
探花後無繼者惟文懿一人而已最為科舉之盛事也蔡寬夫詩話
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大雪御製雪詩并酒賜學士詩云輕
輕相亞疑如酥宮樹花粧萬萬株今賜酒鄉時一盞玉堂聞話道
情無又御製五七言詩賜蘇易簡五言詩曰翰林承旨貴清淨去堂中
應用咸依式深岩比更崇歸家思值日內集英風儒措門生盛高明大化

雄七言詩曰運偶昌時遠更深采然穀在我中心後風
臣偃光朝野此日清華見翰林舉措樂時周禮法思賢
教古善規箴少年學正文明世一寸賢毫數萬尋金坡遺事
石林詩話楊文公在翰林去職真宗眷之不衰即起為
郡未幾復以判秘書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曰瑣闥往
年司制誥共嘉藻心類相如蓬山昔日詒墳吏还你委
聞過仲舒報政列此端觀後疏息高閣拜官初諸生濟
濟矧瞻望鈇繫咨詢辨魯魚祖宗愛惜人才保全忠孝
之意如此若溪

大中祥符五年楊億五學士季夏被疾至十月方赴朝參
具狀稱謝御筆狀尾批七言二韻詩賜之詩云承明

近侍寔儒玄苦學子苦心疾已痊善保與君調飲食副予

前席待名賢金波遺事

大中祥符二年春 真宗御製詩賜知貢舉晁迥云禮闈

選士古稱難都為陸沉咫尺間較藝清時公道在掄材

應得惠人寰五年二月又製詩賜知貢舉晁迥云盛時

選士貢闈開殿宇聞風獻藝來心似摧衡求實效勿教

蓬華有遺才同上

天禧三年正月九日 真宗御製詩并序云下賢能

製詩并序云下賢能多士允協盛猷資從之洪儒書

伸藻鑑期由取業用二小篇章詩云寅奉昌圖紹慶基

倫多士叶前規四拔期無濫草澤搜羅詎有遺德

舉况逢全盛日計借咸造廣坊時春官任取當求善宗

伯掄材務得宜侍從名儒當委任藝文公道辯妍媸

伸衡鑑裁深念允協菁莪樂育詩金波遺事

二月十八日將放文賜詩并序序云詳延造士允叶於盛

猷乃春儒臣式分於重寄論秀才臻於顯效當官脩著

於純誠詩云四海為家寶緒隆旁求文雅振儒風命鄉

隨計來多士較藝掄材有澤宮簪紱近臣當顯任絲綸

深旨論丹衷肝霄汲汲予存念夙夜孜孜尔徇公名實

豈惟衡鑑內賢能皆萃網羅中佇觀翹楚登時用布政

分優協庶功同上

真宗賦御溝柳詩今宰相兩省和進陳執中詩曰一度春

來一度新葦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態恨殺昭陽學舞人其詩最尤者西朝寶訓

神宗遵太祖遺意聚積金帛成帑自製四言詩一章云

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意有懲艾爰設內府

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每庫以一字目之又別

置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度父惕心妄意遵遺業

予不武資何以成戎捷後來所謂御前封椿庫者也

上意用此以為開柙西北境土之資始命王韶克青唐

然後欲經理銀夏復取燕雲元豐五年徐禧永洛劔師

之後帝心弛矣林德裕陵

前輩云詩有奪胎換骨之說信有之也杜陵謁玄元廟其

一聯云五聖聯龍袞秋風折駕行亦以鴈行對龍袞

然語中的其親切過於本詩茲不謂之奪胎可乎不

然則徒用前人之語殊不足貴且如沈佳期云小池殘

暑退高樹早涼歸非不佳也然正用柳惲太液微波

起長楊高樹秋之句耳蘇子云峽東滄淵深貯月巖

排紅樹巧粧秋非不佳也然正用杜陵峽東滄江起岩排

石樹圓之句耳語雖工而無別也藝苑雌黃

光堯初幸錢塘有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

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

山懷哉大禹勤大哉之言布於天下漢祖大風之歌唐

宗勁草之句不足道也詩說售永

賡歌門

東萊恭和 皇帝幸秘書詩麟閣龍旂日月章中興一耳

見赭袍光仰觀焜耀人文盛始識扶持德意長功利從

今卑管晏浮華自昔陋盧王願求實學躋

天造肯効明河織女襄

文集

御燕門

嘉祐七年冬宴近臣于群玉殿 英宗以皇子預坐在舍

人待制之後岐公詩云翠輦生香容扈蹕黃金塗紙看

揮毫介甫云何不言翠玉裝輿岐公改之以進 後齋漫錄

神廟時經月每夕有赤氣見西北隅如火至人定乃滅人

以為皇子生之祥故禹王作大燕樂詞云未曉清風生

變閣經句赤氣昭烈坤未幾皇子生大燕群臣於集英

文正公

榮遇門

蘇參政易簡取開封縣 時宋尚書白為試官是歲狀頭登

第後十年白為翰林學士易簡以繼召入故易簡贈白

詩云天下若取士先後分咄妍濟濟後兼秀師師麟與

鳶小子最承知同節 尋改觀甲第勅薦名高飛便凌煙

遂使拜宸坐果得親神仙迄今總七歲相接乘華軒慶

曆二年歐陽文忠公為別頭試官王文恭公預薦至嘉

祐初文忠在北門文恭亦同院仍同知貢奉故文恭詩

有十五年前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之句座主門生

同列固儒者盛事山玉堂允天下文學之極選 國朝
以來惟此二人前此所未有也蔡寬夫詩話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
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凡鑠院
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
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
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奉故禹玉贈余云十
五年前出門下策策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出武
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
樽同喜君今賜黃金帶領我今為白髮翁也天聖中余
舉進士國子南省比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

然故景仁贈余云淡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
也聖俞自天聖中與為詩友余嘗贈云猶喜共量
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澁雅
而敏捷皆勅敵也前此有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
少放懷余六人者惟然相得群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
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史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諷加
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喚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此
前未之有也歸田錄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一

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南山當石牖
水映園林竹覆經冬雪度昏未夕
陰寒人境外聞古聽春禽
逸禪居士錄於冬夜

百家詩話總後集卷之二

忠義門

世人論淵明自求初以後不稱年號祇稱甲子與思悅所
論不同觀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九章章者
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夷齊云天下革命絕景窮居
正風凌俗妾感儒夫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之矧伊
代謝觸物皆非曾二儒云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
人特為正夫由是觀之則淵明委身蓬巷甘黔婁之貧
而不自悔者豈非以取事二姓而然也甘有常之

子美詩雖有古殿存世尊亦蒙埃山僧衣藍綫告訢棟梁
摧木郎所賦自然及於乘輿蒙塵股肱非材之意忠義

所激一飯不忘君邪

黃常明

明宗召蜀中舊臣賦蜀主降巨唐詩王偕等說其淫獨中
丞牛希濟曰唐主丹懸新日月蜀王難保舊山川明宗
曰希濟不忘君親忠孝也賜百段余謂希濟但能兩解
之辭而已江革云不能殺身報主得死為幸誓不為人
執筆此可以厲臣子之節

君溪

詩人比雨如絲如膏之類甚矣至杜牧乃以羽林鎗為比
恐未及其形似念昔遊云雲門寺外逢猛雨林黑山高
雨脚長曾奉郊宮為近侍分明樓樓羽林鎗大雨行云
四面明騰玉京仗萬里橫互羽林鎗豈去國淒斷之情
不能忘雞翹豹尾中耶

丹楊集

述南荒有云愁向公筵問重譯欲授章甫作文身太白
云我似鷓鴣易南遷懶比飛甘福枝躁辭非畎畝倦倦
之義杜詩云馮唐雖晚達終覲在皇都愁采有江水焉
得北之朝其賦張曲江云歸老守故林戀闕情延頌乃
心王室可知

黃常明

世俗誇太白賜床調羹為榮力士脫靴為事愚觀唐宗渠
渠於白豈自樂道下賢者哉其意急得艷詞媒語以悅
嬾人耳白之論撰亦不過玉樓金殿鴛鴦翡翠等語杜
援蒼生何賴就使滑稽傲世然東方生不忘納諫况黃
屋既為之屈乎說者以謀謨者密歷非全集愛國憂民
之心如子美語一何鮮也力士閨闈腐庸惟恐不當人

主意挾主勢駢之何所不可脫靴乃其取也自退之為
蚍蜉撼大樹之喻遂使後學吞聲余竊謂如論其文章
豪逸貞一代偉人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廊廟李杜齊
名有忝竊也 君溪

汲長孺段太尉皆義勇奮不顧身之人至於仁愛撫養矜
惻但無所不至所謂剛者必仁仁者必勇也嘗觀樂
天云况多剛侑性難與世同塵希文云吾生豈不幸所
稟多剛腸皆心中語也白則有敢辭為俗吏且欲活疲
民又云心中有念農桑苦耳東如聞飢凍聲范有寸懷
如春風思與天下共赴姑蘇云豈辭雲水三千里由濟
詹庚十萬民與汲段止相似 黃常明

靈徹有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傳為口實
凡語及抽簪即以此譏之余謂矯飾固人固不足論若
出於至誠時對知己一吐心胃何害觀昌黎送盤谷云
行袖手板何丞相不待彈劾歸農桑贈侯喜便當提携
妻與子南父箕無還時如今便當去咄咄無自知如
今更誰恨可使耕灞滻此類凡數十豈苟以飾口哉其
剛勁之操不少屈所守素定故也 君溪

永叔嘗試謁執政坐中賦雪詩云主人與國共憂感豈惟
喜悅將豐登須伶鈇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當時
乃謂唐韓退之亦能道言語其預裴晉公宴會但云園
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閑殊不知老杜一

言一詠未曾不在於憂國恤人物我之際則淡然無著
夏日歎曰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夏夜歎曰念我荷
戈士窮年守邊疆此仁人君子之用心終食不可忘也
邊兵之語豈為過哉如退之始知神官未賢聖護短憑
愚要我敬雪徑詵推與風廊接談僧直作閑詩也 君溪
余觀楚國先賢傳言汝南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編以
示任事者皆怪愕以為應焚弃之及觀文選所載璩百
一篇畧不及時事何耶又觀郭茂倩雜體詩載百一詩
五篇皆璩所作首言馬子侯解音律而以陌上桑為
鳳羽雛二篇傷駭桑二老元以塋妻子而已無宣孟之
德可以照其急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之景斗酒自勞

不肯為子孫積財末篇即文選所載是也第四篇似有
風諫所謂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服我躬不悅惟安能
慮死亡此豈非所謂應焚弃之詩乎方是時曹爽事多
違法而璩為爽長史切諫其失如此所謂百一者庶幾
百分有一補於爽也而爽卒不悟以及於旣或謂以百
言為一篇者以字数而言也或謂日者數之終一者數
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者以士行而言也然皆穿鑿
之說何足論哉後何遜亦有擬百一躰所謂靈輒困桑
下於陵拾李蠶其詩一百十字恐出於或者之說然璩
詩每篇字数各不同第不過四十字爾 丹揚集

杜痛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又云報主心已老以稷契董

人而使老矣間曠非唯不形怨望且倦倦如此彼遭時
遇主言所計從復幸年髣未暮而不能據誠戮力以圖
報效良不如此歟若溪

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此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之意避
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所謂嘉謀嘉猷入告爾在予外
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也黃常明

一朝自罪已萬里車書通此與無逸旅藝孟子格君心之
一非汲長孺諫上多慾魏邨公十漸陸宣公之奉天詔書
無二道也同上

昌黎云詣闕二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
茨膏應物送李山人云聖朝多遺逸披胆謁至尊豈是
貪寵榮誓將救元元聖俞贈師暮云臣豈為身謀而邀
陛下騰皆急於得君非為利祿計也同上

杜詩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寄裴道州蘇侍御云致君
竟舜付君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此公素所蓄積而未及
施設者故樂以語人耳夫全軀錄錄之臣果何能為汲
長孺云天子置公卿寧今從諛承意縱愛身奈辱朝廷
何仕退曰褚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遐能制之觀此以驗
二詩信有証矣自比稷契豈為過哉岑侍御行軍詩平
生抱忠義不敢私微軀范文正公云一入諫諍司鴻毛
忽其身若溪

世人喜子美造次不忘君嘗觀其祖審言除夜云還將萬

億壽更謁九重城。別教忠之家風舊矣。

張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冊爲脩媛。堯佐遂驟。遷擢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上疏引天寶揚國忠爲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雷百官班欲以廷諍。卒奪堯佐宣徽。雨使特加介一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我曹豈可中已邪。同列依違不前。唐獨羊之不能奪。仁宗諭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以燈籠歸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挾姦而言。涉宮掖語甚切直。仁宗怒。趣召兩府以疏示之。介猶諍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使下殿。介諍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雖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脩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貶青州別駕。翊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改爲英州別駕。始上怒未已。兩府竊議曰。必重貶介。則彥博不安。彥博去。即吾屬流遷矣。既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臣作書竄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滕曰。朝有巨姦。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敢妄率宰相文彥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城都。委曲媚貴。朕

率宰相文彥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城都。委曲媚貴。朕



原件短缺

P7

銀燭挿左貂窮臘便馳駟邦媛將夸後中金齋十盃爲
我寄使君奇文織織密遂傾西蜀巧日夜擊鞭打紅絲
緯金綫排科闈八七比比雙蓮華篝燈戴星月
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觀上元被眼穩稱質璨然
上目遽尔有薄詰既聞所從來倭對似未失且云奉至
尊於安豈能必遂回天子顏百事容丐乞臣今得粗陳
狡猾彼非一偷威與賣利次第推甲乙是惟陰猾雄仁
斷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強弱亦昧乎生况臣
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卹君旁有側目暗啞橫
詆叱指言爲岡上發汝還蓬華是時白此心尚不避芥
鑽雖令禦魑魅且同飴密既知弗可懼復以強詞窒

子不生還此正所謂進退讓格也

按韻畧難字第二

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一

五而還又在二十七

一進一退誠合躰格豈率爾而爲

之哉近閱冷齋夜話

載當時唐李對荅話言乃以此詩

四落韻詩蓋渠伊不

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退之說而

女爲云云也素細雜

唐介始彈張堯佐諫官皆上疏及彈

入彥博則靈奎畏縮

不全當時謂拽動陣脚及唐爭論

公上前遂并及奎之

皆約執政又黜奎而文路公益不出

遂能政事時李師

中詩送唐有並遊英俊頗何厚未

公姦諛骨已寒之句

爲奎發也東軒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

詩話總龜卷之二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

孝義門

徐師川詩云楚漢紛爭辨士憂東歸那後割鴻溝鄭君立
義不名藉項伯胡顏肯姓劉謂項伯藉之近族乃附劉
而背項鄭君以爲漢臣乃違漢而思楚也余嘗論之曰
方劉項之勢雌雄未決也其間豈無客容狡詐之士首
鼠雨端以觀成敗而爲身謀者乎項伯是也其意以謂
項氏得天下則吾嘗以宗族從軍畫策定計豈吾廢哉
劉氏得天下則鴻門之會吾嘗舞劍以蔽沛公矣漢武
之會吾嘗勸勿尊太公矣劉氏豈吾廢哉高祖之封項
伯殆以此也至鄭君則不然事藉藉死屬漢高祖諸

言言集卷之三
故楚臣名藉鄭君獨不奉詔乃盡拜名藉者為大夫而
逐鄭君觀此則鄭君與項伯賢倭可見高祖或逐或封
皆徇情之好惡則知戮丁公者一時矯激之為也王儉
七志曰宋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謝瞻所賦冠
于一時今載於文選者是也其曰鴻門銷薄蝕咳下隕
拱槍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
鄉則子房輔漢之策盡於此數語矣王荆公云素書一
卷天與之穀城黃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
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為我立弃商山芝用亦此
數事而論議格調出等東坡論子房袖提之事以
謂良不為伊呂之謀而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余觀
之此良少年之銳氣未足以外咎良也北上授書之後所
見豈前比哉葛常之

予曾祖通議兄弟四人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義作
四并堂于東園故通議詩云華圃控弦秋學射寒窓留
燭夜抄書良辰美景饒心事歡日相并樂起予先祖清
孝公兄弟六人取三荆同林之義作培荆亭于西園當
時篇詠無存者清孝安遇集中有倍荆亭記其畧云西
園推輪魚亭觀之玩伯兄欲糾合叔季同耳目之適於
是基盈尺之高宏一筵之廣列楹為亭號曰培荆至先
人文康公罷官南陽適當兵擾復還舊棲奉伯父工部
居焉別建二老堂于宅南秦望由里諸山皆在目植花

竹于四隅命某日治饌往往樂飲竟日某嘗賦詩云去
家纔隔水一股二老堂成三百弓。鶴原暮下秋水暖。鴈
行夜落霜天空。竹根酌酒不妨醉。花萼斷詩如許工。坐
久興闌筇竹杖出門人指兩仙翁。同上

月輪當空天下之所共視故謝莊有隔千里兮共明月之
句蓋言人雖異處而月則同瞻矣老杜當兵戈騷屑之
際與其妻各居一方自人情觀之豈能免閨門之念而
他詩未嘗一及之至於明月之夕則遐想長思屢形詩
什月夜詩云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繼之曰香霧雲
鬟濕清輝玉臂寒。二百五日夜對月去無家對寒食有
淚如金波繼之曰化離放紅蕖想像頓青娥江月詩云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繼之曰誰家排錦字燭滅翠
眉頰其數致意閨門如此其亦謝莊之意乎顏延之對
孝武乃有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之說是莊才情到
處延之未能曉也。同上

魏武於諸子中獨愛植丁儀丁廣楊脩之徒為植羽翼幾
代太子丕而植任性不自雕勵又太子御之有術故易
宗之計不行蓋非植遜丕也洎文帝即位植屢求試用
不報益怏怏帝欲害之下太后曰汝已殺任城不復
殺東阿故止從貶爵則植豈無怨懟乎嘗觀植所作
豫章行云他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
則流言子滅孫千乘季札慕其賢意謂已素為武帝

言言終集卷之三十一
所愛忌之者故衆有管蔡流言之說然乃自以季札為
比亦認矣豈其掠美之言哉同上

晉嵇康贈弟秀才四言詩云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則以所
欽為弟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云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
欽則以所欽為兄又贈馮文罷詩云慷慨誰為感願言
懷所欽則以所欽為友

陸機作詩贈賈謚幾三百言無非極其哀讚方謚用事生
死榮辱人如反覆手其哀讚亦何足怪然其間亦有寄
意譏誚人未能推其意者按臧榮緒晉書謚父韓壽母
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妻郭氏輒以外孫韓謚
襲封帝許之遂以謚為魯公則是賈謚非充子也故機

詩云誕育洪川洪川繁戎于魯言誕育則以譏非已生也
又曰惟漢有木曾不踰境謂橘踰淮則化為枳言如螟
蛉之化蝶蠟無異也夫謚勢熾薰灼如此而機敢為慶
詞以狎侮之真文人之習氣也

王福時之子勳勳皆有才名故杜易簡稱為三珠樹其
後勳勳文皆以文顯勳於兄弟之間極又愛自鄉遠
魏詩云人生忽如客骨肉知何常願及百年內花萼
常相將無使棠棣廢取譬人無良觀此語意豈兄弟
有不相能者耶及觀誠功勁云欲不可繼等不可常
勿輕小忿將成大殃此二人者似非處於禮義之域
者棠棣廢之語疑為此二人設也同上

揚六尚書曰樂天妻兄也初除東川節度代妻賀兄云
覓得黔婁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又寒食寄詩云
旗似火行隨馬蜀妓如花坐遶身不使黔婁夫婦誇
張富貴向何人皆責望之言也同上

文選載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李善注謂兄喜秀才入軍
而張銑謂叔夜弟不知其名考五詩或曰携我好仇或
曰思我良朋或曰佳人不在皆非兄弟之稱善銑所注
恐未必然爾同上

錢起題社牧林亭詩云不須號小隱南阮在平津南阮謂
杜棕也史載棕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快快不平
以至於辛審爾以牧之豈肯受其料理哉然宗族貴宦
河潤者非一枯死升沉時命存焉何至快快如是可以
知牧之量不宏也

李義山作驕兒詩時衣師方三四歲爾其末乃云兒應勿
學耶讀書求甲乙况今西與北羗戎正在狂悖兒當速成
大探雞入虎窟當為萬戶侯勿守一經衮兵連甌結生
民塗炭以日為歲之時而乃望三四歲兒立功於二十
年後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也同上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
焉哉其責子篇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
如此且進杯中物告儼等數則曰鮑叔管仲同財無猜
歸生伍舉班荆道舊而况同父之人哉則淵明之子未

必賢也故杜子美論之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然
子美於諸子亦未為忘情者子美遺興詩云驥子好男
兒前年學語時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又憶幼兒
詩云別離經節換聰惠與誰論憶渠愁只睡炙背俯
晴軒得家書云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元日示宗
武云汝啼吾手戰觀此數詩於諸子鍾情尤甚於淵
明矣山谷乃云杜子美困於三蜀蓋為不知者詎病以
為詘於生事又往往談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爾俗
人不知便為譏病所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

孝義門

唐人與此利而復歸謂之拜家慶盧象詩云上堂家慶
畢顧與親思邈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
衣葛常之

荆公初去臨川詩云馬頭西去淚霑襟一望親庭更苦心
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赴調西笑時詩也
非仲叔則自傷不能養口躰不如曾參則自傷不能養
志也人士一官所駭乃爾為志亦豈得已哉後又有詩
云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正為此爾葛常之

張劇州以太夫人喪歸荆公子之詩并示女弟云烏

辭反哺顛毛黑鳥引思歸口舌丹又有張劇州至劇一
日以親憂罷能詩云白頭反哺秦鳥側流血思歸蜀鳥前
所賦皆一時之事而語意重複如此何耶目上

陳繹奉親至孝嘗作慶老堂以娛其母介甫贈之詩云種
竹常疑出冬筍開池故合涌寒泉蓋不獨詠堂前景物
而孝感之事實寫焉出冬筍暗用孟宗事涌寒泉暗用
姜詩事同上

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滬州久不歸侍嘗聞貴人歌舞
有詩云畫堂玉珮繁雲響不及苑源欵乃歌山谷次韻
諷之曰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交彙歌可謂盡朋
友責善之義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為親滌側偷況中

裾米嘗頃刻不供子取泊貶黔南不能與親俱則贈
王郎詩云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顛上食蓮有
感則曰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亦可見其孝誠矣
余間無瑕者可以錄人則其告稚川之語未為過也
老杜送李舟詩非不歸重而其中亦不能無譏焉所
謂舟也衣彩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歛衣就行役
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豈
非譏其無方之道耶孔子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友
則山谷少陵之詩皆孔子之意也

人之事親當以敬為主故孔子告子游曰至於犬馬皆能
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東哲作補亡詩於南陔白華二篇

每以爲言南陔曰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白華曰竭誠盡敬壹壹忘敏可謂得孔子之旨矣今之人侍親之愛已而忘其敬者多故表而出之以爲事親之戒目上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一篇所謂軒右瓜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二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所謂享于兒詔獄漢主爲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生子若不肖不如一女矣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畱田之篇所謂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顛顛西枝縈元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慮朋

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箜篌謠之篇所謂貴賤交結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管鮑父已死何人繼其蹤慮夫婦之情不篤也則有雙燕離之篇所謂雙鷺復雙鷺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携金窓繡戶長相見徐寃自行事亦豈純於行義者哉永王之叛白不能潔身而去於君臣之義爲如何既合于劉又合于魯又娶于宋又携昭陽金陵之妓於夫婦之義爲如何至於友人路止白爲權定及其糜漬又收其骨則朋友之義庶幾矣送蕭十一之魯兼問稚子伯禽有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趨庭處君行既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之句則父子之義庶幾矣如弟疑罽

儕况縮各贈詩以致其雍睦之情則元弟之義庶幾矣
惜乎二失既彰三美莫贖此所以不能為醇儒也韻語

樂天及第後歸觀留別同年云擢第未為貴拜親方始榮

此等得微而喜之意也論者以春風得意疾決非孟郊

語其氣格亦不類而白公亦有得意減別恨半酣輕遠

程翩翩馬蹄疾春風歸鄉情此又不可曉也黃常明

范文正公雷霆日有犯始可報吾親誰謂臣子忠難於兩

全也泣官不敬戰陣無勇本非事親事禮記必以為非

孝公之謂歟黃常明

宗族門

謝師厚生女梅聖俞與之詩曰生男眾所喜生女眾所醜

生男走四隣生女各張口男大守詩書女大逐鷄狗又

云何時集氏郎堂上拜媪雙蓋戲師厚也陳琳杜甫詩

及揚妃外傳只說異馬琳痛長城之役則曰生男戒勿

舉生女哺用哺杜甫傷關西之戍則曰生女猶是嫁比

鄰生男埋沒隨百草楊妃專寵帝室金印蓋綬寵遍於

銛劍象服魚軒榮均於秦魏當時遂有生女勿悲酸生

男勿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為門楣之詠而

樂天長恨歌亦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令師厚之女敏質儒門不過求賢士以為之配爾終不

至負新如瞿婦餉春如孟光亦豈能預知其必大富貴

亢宗榮族如蒲之婦入乎宜其聖俞以為戲也韻語陽

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族之所在祖之所自出也其
可以不敬乎陶淵明有贈長沙公詩序云予於長沙公
為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故其詩云同
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晤歎念斯厥初禮服遂悠歲月
恥祖感彼行路眷焉踟躕蓋深傷之也長沙公於淵明
如此而淵明乃以教載自任其臨別贈言之際有進簪
雖少終在為山之句嗚呼淵明亦可謂賢矣杜子美教
訪從孫濟而不免於防猜故其詩云所來為宗族亦不
謂盤餐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觀長沙與濟尊祖之
義掃地矣韻語陽秋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五

仁愛門

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餘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
杜陵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胡為將暮年憂世
弱宿花石戎云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拍學士云
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寧令吾盧獨破受
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仁心廣大異夫未
穴之螻蟻輩真得孟子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
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愚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
心也若溪

蘇州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鬼俸戲郡中屢集

言言卷之五十一
云自慚居處崇未覩茲民康余謂君子當切切作此語
彼有一意供租專事土木而視民如讎者得無愧此詩
乎同上

賈生終言欲輕事征伐大抵少年躁綿歷老成當不
如此昔人欲沉孫武於五湖斬白起於長平誠有謂哉
嘗愛老杜云慎勿吞清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掃
馬華山陽又有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安
得務農息戰聞普天無吏橫索錢願戒兵猶火息加四
海深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其愁歎憂戚蓋以人主
生靈為念孟子以善言陳戰為大罪我戰必克為
仁人之心易地皆然黃帝明

臨川云黃雀百頭顯長行萬里餘因君令出守暫得免者
直使能行此言則虐生類以飽口腹刻疲民以肥權勢
者寡矣其詩才二十字耳崇仁愛抑奔競皆具為何以
多為

杜云築場恰穴蟻拾穗許村童人謂有仁愛民物意臨川
詠促織云只向貧家促織標幾家能有一鉤絲愚謂世
之嚴督征賦不恤疾瘵之有無者雖魁然其形實微虫
智爾碧溪

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春陵行
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
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

免租庸十余萬緡因之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
空言而已丹陽集

范文正淮上遇風云一棹危於葉旁觀欲損神他年在平
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險濟加澤之心
未嘗忘也黃常明

王道州春陵行云所願見王宮無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
不使存活為逋緩違詔令蒙責願所宜亦云守官貴守
道不愛能適時賊退示官吏云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
焉令被徵歛者迫之如火煎誰知絕人命以作時世賢
子美志之曰令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葦十數人為
邦伯萬姓氣吐天下火安立可待已余謂漫叟所以能

然者先民後已輕官爵重人命故也觀其石魚詩云金
魚吾不須軒冕吾不愛此所以能不徇權勢而專務愛
民也杜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可謂相知深矣同上
友義門

蘇武李陵在武帝時同為侍中金蘭之義素篤武拘於匈
奴明年而陵始降雖逆順之勢殊悲懼之情異然朋友
之誼此心常惘惘也觀陵海上勸武使降之言非不切
至而武之所以告陵者不過明吾忠義之心而已而未
嘗一語及陵之叛若告衛律者則不然盡辭詈歸之
於不忠不臣之科而此以鄰義臨之幾使惡死此亦可
以見於陵厚矣後武得歸陵置酒賀武曰今足還歸揚

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
過子卿故李太白蘇武詩云渴飲月窟水飢食天上雪
東還沙塞遠北憺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 淚成血蓋
亦是意語爾 韵語陽秋

石林詩話元豐間東坡繫獄 神宗本無意罪之時相因
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且云龍
飛在天軾以為不知已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臣何
得章厚從而解之遂薄其罪而正定國見聞錄云東坡
在黃州時上欲復用三禹玉以歲寒惟有蟄龍知激怒
上意章子厚力解遂釋子觀東坡自獄中出與章子厚
書云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一二數平時惟子厚與

子由極口見戒反復甚苦某強狼自不以為然又云異
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相衰
昔唯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救卹之真
與世異矣則知坡繫獄時子厚救解之力為多石林詩
話不妄也 陽秋

東坡歸陽羨時流離顛躓之餘絕祿已數年受梁吉老十
綃百絲之饘可見非有餘者李憲仲之子鷹以四喪未
舉而見公則盡以贈之且贈以詩曰推衣贈孝子一漑
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章季默三喪未葬亦
求於公公亦以助也有不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之句
其高蓋出於天資矣 同上

幼敏門

西清詩話云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
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此以
非髻稚語矣

桐江詩話云山谷七歲作牧童詩云騎牛遠遠過前村吹
笛風斜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閑用盡不如君
林傑幼而聰惠言發成文質瑩凝脂音清扣玉六聚群書
又妙于手談當時名公多與之交及有是子差大其門
廉使崔侍郎于與之遷職詞云家藏萬卷學富三冬傑
五歲父因挈行云後業詞賦頗振聲光有仙客入壺
中賦云仙客以變化隨道遙放情處於外則一壺斯在

入其中刻萬象皆呈非閣重樓不是人間之狀奇不異
木無非物外之名至九歲謁大夫盧貞常侍黎埴無不
嘉獎尋就賓薦日在譚延侍御李遠支使趙格深所知
仰不捨斯須和趙支使詠荔枝尤佳云金盤摘下排朱
顆紅壳開時飲玉漿副使鄭立奇童傳制使劉潼序以
貽之關川名士傳

王元之年七八歲已能文畢文簡公為郡從事始知之問
其家以磨麵為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但存心
裏正無愁眼下遲若人輕著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
奇之當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
能言爭似鳳坐客皆未有對文簡為之屏間元之書

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蚕文簡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圖見錄後

志氣門

蔡寬夫詩話云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畧亦不為明辨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夜半水軍來潯陽滿旌旄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從賜五百金奔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為亂者哉蓋其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述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此

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

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為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之所在也語其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將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此豈其誠能也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說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掃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帝王

言詩集卷之五十一
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
雲飛揚安得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
有重與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

高齋詩話云荆公題金陵此君亭詩云誰怜直節生來瘦
自許高才老更剛賓客每對公稱頌此句公輒慙感不
樂晚年與平甫坐亭上視詩牌曰少時作此題榜一傳
不可追改大抵少年題詩可以為戒平甫曰此揚子雲
所以悔其少作也

石林詩話云荆公以意氣自許故詩語為其所向不復更
為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綠
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又平治險穢非無力潤
澤焦枯是有才之類皆直道其胸中事後為郡牧判官
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
不迫之意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必視其幼壯雖
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

石林詩話云蘇明允至和間京師既為歐陽文忠公所知
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過重陽忠獻置
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
郡人以為異禮席間意氣无不少衰明允詩不多見然
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而讀易詩云誰為善相
應嫌瘦後有知音可發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
不必多也

述志門

余嘗官展嘗借詩集於士人中有小篇序云成都
慶中進士葉沆作止百篇時有可觀如閑居感懷云身
閑難報國語直易傷時村墅云夜庭和月掃秋云披雲
開亦可想見其習襟也

和靖與士夫詩未嘗不及遷擢與學予詩未嘗不言登第
視此為何等隨緣應接不為苟難元絕如此老杜云本無
軒冕意不是傲當時鍾鼎山林各天性濁醪篋餘任吾
年道義重而輕王公者也阮孝緒南平王要之不赴曰非
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使麈麈可駭何異驥駟

求意門

復齋漫錄云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
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迴開其後又寄黃允前四句云
俗子推不去可人廢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媿蓋
無已得意故兩見之

胡氏評詩曰魯直過平輿懷李予克詩世上豈無千里馬
人中難得九方臯題徐孺子祠堂詩白屋可能無孺子
黃金不是欠陳蕃二詩命意絕相似蓋歎知音者難得
耳

茗溪漁隱曰錫宴明日絕句云宴罷回來日欲斜平康坊
東那人家幾多紅袖迎門笑爭乞釵頭利市花清明日
絕句云無卷無酒過清明興味都來似野僧昨日隣家

乞新火曉窓分與讀書燈二詩何況味不同如此亦可
見其老少情懷之異也

胡氏評詩曰澶淵之役王介甫以謂丞相萊公功第一張
文潛以爲可能功業盡萊公大抵人之議論各有所見
故尔不同今具載二詩識者當能辨之介甫澶州詩云
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間兩城峙南城草上不受兵
北城樓櫓如邊城城中老人爲予語契丹此地經鈔虜
黃屋親矢石間胡馬欲踏河水渡天發一矢胡無酉河
冰亦破沙水流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文
潛听客話澶淵事詩云憶昔胡來動河朔黃河飲馬吹
胡角澶淵城下水載車邊風蕭蕭千里賒城上黃旗坐
真主夜遺六丁張猛弩雷驚電發一矢飛橫射胡酋貫
車柱大羊無踪大漠空歸來封禪告成功自是乾坤扶聖
主可能功業盡萊公

談苑曰余知制誥日與余恕同考試恕曰夙昔師範徐騎
省爲文騎省其有徐孺子亭記其警言句云平湖千畝疑
碧乎其下西山萬疊倒影乎其中他皆常語近得舍人
所涵虛閣記終篇皆奇語自渡江來未嘗見此信一代
之雄文也其相推如此因出義山詩共讀酷愛一絕云珠
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開腰支。不須看尺魚龍戲。
終遣君王怒偃師。擊節稱嘆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之
深妙令人感慨不已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六

諷諭門

唐文宗夏日聯句東坡謂宋玉對楚王雄風訊其知己不知人也公權小子有美而無規為續之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或謂玉弦之薰解慍阜財已有陳善責難之意愚謂不然凡規諫之辭須切直分明乃可以感悟人主故盜言孔其良藥苦口若以薰風自南來為陳善閉邪但恐後世道守諛側媚持而可者皆得以冒敢諫之名也

碧溪

陽城德行道義為士林之所敬服德宗以銀印赤綬起于隱所驟拜諫官可謂賢且遇矣故學子生聞道州之貶授

業而叫閭賢士愴駟名之同摘辭而頌德可以知其賢
不誣也然退之諫臣論乃極口貶之何哉其言曰今陽
子實一匹夫在諫位不為不久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
政之得失若越人之視秦人之肥瘠問其官則曰諫議
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考之本
傳以謂他諫官論事奇細帝厭苦城漫聞得失且執尤
未肯言客屢諫之第醉以酒而不答蓋其意有所待矣
至德宗遂陸贄欲相裴延齡而城伏蒲之說如上廷爭
恨至累日不解故元微之詩云正元歲云暮朝有曲如
釣飛章八九上比皆若珠暗投且曰事不止臣諫誓不休
而白樂天亦云陽城為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

舉必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國鈞柳子厚亦云抗
志厲義直道是陳蓋退之諫論乃在上裴延齡為相之
前而三子頌美之言乃在陽城極諫之後也 丹陽集

唐末有宜春人王穀以歌詩擅名嘗作玉樹曲畧云璧月
夜瓊樓春匣舌冷詞調新當時匣客尺封祿直諫犯
顏無一人歌未闕晉王劍上粘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
一面已無陳日月此調大播人口穀未第時嘗於市羣
中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歐擊穀前救之曰莫無禮便是
解道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陳日月者無賴聞之慙
謝而退蓋譏當時士大夫掩蔽人善殆此小人不若愚
謂特假以自諭爾無賴所以悔過從善頓革凶暴之氣

言言經傳卷之六下
者非重其才也非重其名也蓋重其言有補於治亂安
危者也

蔡寬夫云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人遂以白鳥為鷺而
禮記月令群鳥養羞鄭氏乃引夏小正丹鳥白鳥之說
謂白鳥為蚊蚋則知以對青蠅意有深矣不然江湖多
白鷺有何說邪 碧溪

子美詩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芒刺在我眼焉能待時
秋其憤邪嫉惡欲芟夷蓋崇之以肅清王室者抱懷可
見臨川有勿去草草無惡如比世俗俗浮薄此方外之
語異乎農夫之務者也 黃常明

子美云設網萬魚急蓋指聚斂之臣苛法侵漁使民不聊生

乃萬魚急也又云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捷又八
小人舞智趨時巧宦數遷所謂疾若風也殘民以逞不
顧傾覆所謂捷又入也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鮓隨
雲雷魚不得其所龍豈能安居君與民猶是也此與六
義比興何異吾徒何為縱此樂暴戾天物聖所哀此樂
而能戒又有仁厚意亦如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不
專為取魚也退之義魚曰觀樂憶吾僚異此意矣亦如
蘄簞去却願天日常炎曦故後人改之云豈比法曹空
自私却願天日長炎赫 黃常明

唐子西上張天覺內前行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
宣麻回紫薇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此語善於

叙事質而不俚又云周公禮樂未要你致身姚宋亦不
惡向來兩翁當國年民間斗米纔四錢此語善於諷諭
當而有理皆可法也湖上云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
栖禪 歸云草青仍過西山紫更斜陽語意俱新

李陽冰云太白不讀非聖人之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言
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
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
超風列岳結抗群賢翕習如鳥滯鳳盧黃門云陳拾遺
橫制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休尚有梁陳
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過而不行唯
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散造化歟

達理門

茗溪漁隱曰裴說云讀書貧裏樂搜句靜中忙此二事乃
余日用者甘貧守靜自少至老飽諸此味矣

許彥周詩話云羅隱詩云只知爭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
上來此殊有味

朱氏復齋偶題詩曰出入無時是此心豈知鷄犬易返尋
請看屏上初文旨便識名齋用意深

東坡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汲此忘憂物遠我遺
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滯鳥趨林
鳴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
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也

東坡送山本禪師赴法雲云是身如浮雲安得限南北此
二句乃老杜別賈上人詩中全語豈偶然用之邪題碧
落洞詩云小語輒響空山白雲驚此語至類李太
白今印本誤作白雷驚不惟無意味兼與上句重疊
也後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云浮雲時事晚孤月此
心明語意高妙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曾襟無一毫
窒碍也

康節天津感事吟水流任急意常靜花落雖頻意自閑
不似世人忙裏老生來未始得開頭擊壤集

先天吟先天天弗爲後天奉天時弗違無時虧奉時有
時疲同上

身心吟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

足言同上

康節無憂吟人生長有兩般愁愁死愁生未易休或向利
中窮力取或于名上盡心求多思唯恐晚得手未老已
聞先白頭我有何功居彼上其間攘臂獨無憂擊壤集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六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七

達理門

否卦包承小人言說者謂小人在下者包之小人在上者
 承之蓋處否當然杜云曲直吾不知負暄候樵牧是非
 何處定高枕笑浮生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伸寄謝
 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其寄傲踈放擺脫世網所
 謂兩忘而化其道也

黃常明

漫叟無為洞口云洞傍山僧皆學禪無求無欲亦忘年
 又無為洞口春水滿無為洞傍春雲白愛此踟躕不
 能去念人悔作衣冠岑參宿先遊寺云寄報乘軒客
 簪裾爾何容臨川何秀老云解我葱珩脫孟芳暮年

其與子同袍比之退之云方將歛之道且欲觀其顛向
風長歎不可見我欲收歎如冠中異矣六一有云自慚
前引朱衣吏不稱閑行白髮翁說者謂不言亦可然
次山宿丹崖翁宅詩云吾將求退與翁遊學翁歌醉
在漁舟官吏隨人往來得却望丹崖慚復羞吁淫乎富
貴者也溪若

東坡拈出陶淵明談理之詩前後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
千金軀臨化消其字皆以為知道之言蓋摘章繪句嘲
弄風月雖工亦何補若觀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
能蹈其軌轍也山谷嘗跋淵明詩卷云血氣方剛時讀

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又嘗
論云謝康樂使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
未能窺彭澤數句之留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
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詩亦以可知其關鍵也

丹陽集

孟子所言比目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君
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為
達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道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
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龜山語錄

或問言動非禮則何以正視听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
可易易則多非理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

言說終卷之七下
視以我所以我言以我動也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視听不以我也上語鏘有失之矣

呂晉伯兄弟中皆有見処一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後
容問且耐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怜曾點推鳴瑟獨對春
風詠不休上同

或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剛後更無詩畫前
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用孔子之已
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及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耒耜
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蓋取諸噬嗑黃帝堯舜之舟楫蓋
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益蓋渙隨重卦也當神農
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順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登前元有

易乎龜山

熙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
溫公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
節笑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
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
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矣載尚何言程
伊川曰先生至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時康節居正
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陽城者康節已知呼
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復伊川先生
堊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死于太

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三更捐館聞見錄

張敬夫元日詩古史書元意義存春秋揭示更分明人心天理初無欠正本端原萬善生南軒集

康節過士友家書卧見其枕屏小兒迷蔽以詩題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歌枕看兒戲蓋熙寧間也陳恬云擊壤集

不載同上

張橫渠聖心詩聖心難用淺心求聖學須專礼法脩千五百年無孔子盡因通變老優游橫渠集

五峯胡廣仲詩幽人偏愛青山好未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朱氏陂云右衛山

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病卧山間親友仕於朝者書見招集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

溪先生正字閣長新我象角冠劉共甫秘書丞除察官畱取函入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章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

對及儀形浮雲一任閑舒卷萬里青山只麼青章或傳語胡子胡子謂其學者張敬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

詩庶能有進矣時其言有躰而無用故為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某始見敬

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請其目也因予其本末而書之于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見詩集

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

居寢息處為安樂窩有坑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
居自下旦則焚香獨坐哺時飲酒三四甌微熏便止不
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為薄粥以
代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云對有淺深存
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
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為之不牽強也大寒
暑則不出每出來小車用一人挽之為詩以自詠曰松
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溫公贈以詩曰林
間高閣望已久卷对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
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
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
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覓疾之去躰
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
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
世務者不能及也

康節嘗誦希夷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得便宜處不
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
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即伯溫易
涪陵譙天授牧牛圖詩一章言其崇明禮法目無邪視可
否昭判揀辨無紆依見見正色塵不迷故能非礼勿視
如牛双目變白畏鞭箠警視不易設有他思不敢縱觀
矣詩曰喜見双眸白通身黑尚全整思南畝稼還忌

牧童鞭。妄色無輕。非觀已屢。後回光。惟聖道。此外竟何緣。二章言其外。屏非聞耳。無邪听入耳。著心但惟聖道。依聞審音。愚聲不惑。故能非礼勿听。如牛角耳。變白聳耳。低首。惟牧是聆。更無他念矣。詩曰。耳角水霜。潔須知听不訛。法言緣理。辨邪說。自心何响。外聆微音。中味太和。淫荒無復入。非礼末之何。三章言其戒謹。氣口無妄言。戲諭詛誣。不形声說。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依苦謹。辭脩辭立。誠故能非礼勿言。如牛唇口。變白為牧所纏。不得妄鳴。惟渴飲飢食。始得解釋矣。詩曰。白口纏索。言非。天追心。声休妄。敬道復何疑。正信通神。鑑淵談。協一儀。能為天下則。誠自我無欺。四章言

其遵守礼法中。主惟敬心。無妄動舉。必循理精誠。外發照破邪行。主履而往。往而無咎。故能非礼勿動。如牛四足。變白。猶恐散失。未捨鼻索矣。詩曰。四足雖更白。猶置鼻索。拘草田方。綴執。亦徑未相踰。步步無非履。心心向大途。見聞言動事。到此竟何殊。五章言其季習。美成礼法。文質内外自然。克已復礼。歸于至誠。不假行將動容。周旋皆中乎礼。盛德之至。居德之盛。尚可形容。故如牛首尾。變白。牧者置鞭。間坐不執。鼻索放曠。無拘頰絕所犯矣。詩曰。鼻索何勞執。長鞭已弃。聞大田隨俯仰。古道任回環。義草殮清野。仁泉飲碧灣。德純非用牧。危坐對層山。六章言其抑為不厭。好古敏求。積而至聖。思慮

銷墮情識淨靜猶金鑑焉不迎不將應而不傷心躰世
通超然絕疑動靜無音道寓形於世而已如牛全白純
一不雜人牛兩自滅意相拘矣詩曰一飽心休自安眠
百不知有形隨處寄母意復何疑用舍非閑念優游絕
所窺相忘人世外惟有牧童兒七章言其逆順誰測混
同体用隨世態卷舒例隊隊醉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一切毋必道合則從猶如
白牛雖帶圈索已無牧人矣詩曰圈索離牽執從茲牧
者亡何心拘小勤平步蹈中常飢飽隨時行截任運將
春山春草綠逢處可充腸八章言其仕止久速咸契所
宜達節善變出處無礙進退存亡不失其正獨見幾權
應世無固不俟終日猶如白牛隨方運動飲食無繫矣
詩曰日煖隨方去天寒隱有余當行非俟牧可止便安
居飲食和粗細周旋契疾徐權幾雖應用豈外是如如
九章言其無方無体妙絕萬物不見有已身心銷復與
道混融一切毋我又何分別隨時應用應物張機無有
本体名言胡義留為世訓警策後竟猶如無牛可得惟
存鼻索傳示將來矣詩曰相盡云何牧心融孰是牛我
人依妄立學行假名條不見當先迹寧知有後由鞭繩
應到此聊為且有留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八

博識門

嘗觀臨川解我葱珩脫孟勞嘗不曉孟勞何等物及觀穀

梁傳注孟勞曾之寶刀黃常明

子美於菟侵客恨乃楚人謂虎於菟土鏗冷踈烟乃蜀人

呼釜為鏗富豪有錢駕大舸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

謂之舸百丈誰家上水船荆峽以竹為纜百丈塹抵公

畦稜京師農人指田二幾校去聲市暨漾西巔夔人謂江

水橫通山谷處為湘子厚桃笙葵扇安可當宋魏之間

謂簞為笙欵乃一聲山水綠乃楚人歌聲臨川窓明兩

不便楚人以草屨為不借東坡倦看蒞勒暗蠻村蓋嶺

南竹名艾蓬沓障前走風雨注云於潛嬾人皆插大銀
擲謂之蓬沓又幾思壓茅柴禁烟日夜急山谷燕濕社
公兩鶯啼花信風皆方言也黃常明

江漢有許以扞制泛濫大漲則溢於平陸水退澌見舟人
謂之水落槽又灘石湍激其中深僅可容舟者謂之洪
若大水則不復問洪矣臨川萬里寒江正復糟東江水
落水分洪以此亦謂水黃帽謂雲砲車非遐征遠涉不
能知也同上

柳讀書篇瘴疴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元
若無蓋常荅許京兆書云往時讀書不至底滯今每讀
一傳再三神卷復觀姓氏在宗元則為瘴疴所擾它人

乃公患也同上

東坡云東來賈客木綿裘飲散金山月滿樓夜半潮來風
又熱卧吹簫管到揚州集中題云夢中作蓋坡嘗衣此
坐客誤云木綿襖俗飲散乃出此詩且云雖欲不可得
也坐客大慙賈客事乃南史孔覲二弟頗營產業請假
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二十餘船皆綿絹紙席之屬覲
偽喜命且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
還京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若溪

家家養烏鬼沈存中以為鸕鷀說者謂非也元微之詩云
病者烏精鬼巫占尾代龜自注云南人染病競賽烏鬼
楚巫列肆競賣瓦卜此乃戲效俳體二首其二亦云凡

卜傳神語皆是處方言則烏鬼非鸕鷀不疑矣

書史著習由而氣味入於冠裾山川歷目前而英靈助於
文字太史公南遊北涉信非徒然觀老杜壯游云東下
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劍池石
壁又長洲菱荷香嶮峨閭門北清朝映池塘越女天下
白鑑湖五月涼剡溪五秀吳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
中歲貴舊鄉放蕩齋趙間西歸到咸陽其豪氣說晉可
以想見序太白集者稱其隱岷山居褒溪南遊江淮觀
雲夢去之齊魯之吳之梁北抵趙魏蓋晉西從郢岐後
金陵上尋陽流夜郎泛洞庭上巫峽白自丹亦曰偶東
徇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其志橫抹覽非其

狂也使二公隱坐中書何以垂不朽如此哉燕公得

於江山鄭祭謂相府非灞橋那得詩思非虛語也

學林新編云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其按史記晉天

文志河鼓星在織女牽牛二星之間世俗因傳會為度

河之說媒瀆上象無所根據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

而渡織女制楚歲時記云七夕河漢間弈弈有光景以

此為候是牛女相遇也其說皆怪誕不足信子美牽牛

織女詩曰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

垂見同神光意難候此事終朦朦觀子美詩意不取世

俗說也七夕乞巧見於周處風土記乃後人編類成書

大抵初無稽考不足信者多矣

侯鯖錄云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北粟光搖金海眩
生花後見荆公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目為銀海是使
此事否坡退曰惟荆公知此出處

茗溪漁隱曰緗素雜記學林新編二家辨證東樓事大同
小異余今來據其有理者共為一說按張茂先博物志
曰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上者每年八月見
浮槎來不失期齋一年糧乘之而去十日中猶觀星
月日辰自後茫茫亦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
甚嚴遙望宮中有婦人織見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
曰何由至此其人說以采意并問此是何處荅曰君至
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後以問君平君平曰某年

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所載止此而已而荆楚歲時記直曰張華博物志云漢
武帝令張騫窮河源東梓經月而去一處見城郭如官
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云此是
何處荅曰可問嚴平君織女取機杼石與騫而還後至
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所得杼石
為東方朔所識亦其証焉按騫本傳及大宛傳騫以郎
應募使月氏為匈奴所留十余歲得還騫身所至者大
宛大月氏火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
言其地形所有並無乘槎至天河之說而宗慄乃傳會
以為武帝張騫之事又益以杼機石之說何邪子美夔

府詠懷詩曰途中非阮藉槎上似張騫又秋興詩曰奉使虛隨八月槎如此類前賢多用之恐非實事

杜子美詩喜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綠衣靴又云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是也唐朝有文選學而時君尤見欽重分別本以賜金城書絹素以屬裴行儉是也外史擣杓載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讀論語免學沈謝嘲風弄月汚人行止鄭兄之言蓋欲先德行而後文藝亦不為無理也

丹陽集

雪浪齋日記云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正為文選中事多可作本願爾余謂欲知文章之要當熟看文選蓋選

中自三代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以來文字皆有在古則渾厚在近則華麗也茗溪漁隱曰少陵宗武生日詩孰精文選理蓋為是也

詩話乃云質之少陵昔遊詩昔者與李同登單父其臺則知非吹臺三人能詞宗果登吹臺豈無雄詞像唱著后世邪予竊哂其弗細考前詩而妄為云云故具載之以顯其誤也

茗溪漁隱曰學者欲博讀異書余謂退之之進學解云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湯盤詰屈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若只讀此足矣何必多嗜異書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八終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九

狂放門

剗閣云吾將罪真宗意欲鏝登嶂與太白搥破黃鶴樓剗却君山好語亦何異然剗閣詩意在削平僭竊尊崇主室凜凜有忠義氣搥碎剗却之語但覺一味粗豪耳故昔人論文字以意為主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此子美胸中語也宜其孩弄嚴武貌視禮法而朱老阮生皆預莫及遭田父泥飲至被肘而不悔其內直外曲疆禦不畏矜寡不侮非世所能測也

也 君溪

唐史載柱審言嘗云吾聞當得屈宋作衙官其孫乃有讀

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九

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謂蘇味道見吾判且蓋死甫乃
有集賢學士如堵墻。看我落筆中書堂。謂為造化小兒
所苦。甫乃有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所謂是以似之
也。同上

藝苑雌黃云。吟詩喜作豪句。須不畔於理。方善。如東坡觀
崔白驟雨。畫云扶桑大繭如甕。盜天女織絹雲漢上。往
來不遺鳳啣梭。誰能鼓臂投三丈。此語豪而甚。工石敏
若摘林文中。詠雪有堪南雪。大於掌。冰柱懸簷。簷一千
丈之語。豪則豪矣。然安得尔。高。或云詠雪非敏若詩。
見鮑欣止夷白堂小集。茗溪漁隱曰。東坡集載此詩。是
題趙令晏崔白大畧幅。徑三丈。破云往來不遺鳳啣梳。

誰能鼓臂投三丈。可謂善造語。能形容者也。盡品人間
刀尺。不敢裁丹青。付與濛梁雀。風蒲半折寒。鴈起作間
的。樂橫江梅。乃是崔白冬景圖。菰菀以謂驟雨圖。悞矣。
余李太白北風行云。燕山雪。蒼大如席。秋浦歌云。白髮
三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如秦少遊秋日絕
句云。連卷雌蜺柱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萬粧相
向舞。酒酣聊把作纏頭。此語亦豪而工矣。

郭功甫金山行造語。豪世多不見。全篇今錄于左。方金山
杳在滄溟中。雲臺冰柱浮仙宮。乾坤扶持自今古。日月
彷彿纏西東。我泛靈槎出塵世。搜索異境窺神工。一朝
登臨重歎息。四時想像何其雄。捲簾夜閣挂北斗。大鯨

言言集卷之九
駕浪吹長空舟摧岸斷豈足數往往爲靈樵蛟龍寒蟾
八月蕩瑤海秋光上下磨青銅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
忽斷荒谷風蓬萊久聞未成往壯觀絕致遙應同潮生
潮落夜還曉物數交會誰能窮百年形影浪自苦便欲
此地安躬白雲南去供入望又起歸興隨征鴻

稱賞門

王直方詩話云樂天有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
坡有詩云兒童謔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鄭谷有詩
云衰鬢霜供白愁顏酒借紅老杜有詩云髮少何勞白顏
衰肯更紅無已詩云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皆相類
也然無已初出此一聯大爲當時諸公所稱賞

雪浪齋日記云高荷字子勉山谷詩云點檢金閨彥

零玉筍斑尚令清庙器猶隔鬼門關大爲山谷所喜

杜子美褒稱元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二詩云兩章
對秋月一字借華星致君唐虞際淳朴憶大庭又云今
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爲天下邦伯天
下少安可立待已蓋非專稱其文也至於李義山乃謂
次山之作以自然爲祖以元氣爲振無乃過乎秦少游
漫郎詩云字借華星章對月漏泄元氣煩揮毫蓋用子
美義山語也

金曼堂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昨
賈島詐爲稍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麗

使嘉歎久之

碧溪

張祐詩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杜牧賞之作詩云可憐故國三千里靈唱歌詞滿六宮故鄭谷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唯應杜紫微諸賢品題如是祐之詩名安得不重乎其後有鮮道澄江靜如練世間唯有謝玄暉鮮道江南斷腸句世間唯有賀方回等語皆祖是意也葛堂詩人贊美同志詩篇之善多比珠城璧玉錦綉花草之類至杜子美則豈作此陳腐語也寄岑參詩云意慙閑飛動篇終接混茫夜听許十誦詩云精微穿溟濛飛動摧霹靂贈盧君詩云藻翰唯牽牽湖山合動搖贈朱諫議詩云毫髮無遺荆獨老成寄李白詩云筆落驚風

雨詩成泣鬼神贈高適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皆

驚人語也視餘子其神

芝與腐茵哉丹陽集

稱薦門

溫公自稱為叟香山居士亦嘗以自號其詩云初時被目為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司馬豈慕其洛君有閑適之樂邪碧溪

周美成和彥元豐初以大學士進汴都賦神宗命之以

官除太學錄其後流落不偶浮沉州縣三十餘年蔡元

長用事美成獻生日詩略云化行禹貢山川內人在周

公禮樂中元長大喜即以秘書少監召又復薦之揮塵

李白贈崔侍御詩云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君點額不成

龍歸來伴九魚何當赤車使再往召相如相如蓋自謂也觀此不可謂白之無心於仕進者然當時慢侮力士畧不為身謀故致貶逐而曾不悔使其欲仕之心切必不如是先是蘇廷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比相如故曰詩中每以相如自比後弟之選曰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自漢陽病酒歸曰聖主還听子虛賦相如却欲論文章贈張鎬曰下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白自比為相如非止一詩也吳邁遠好自夸而強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袁嘏謂人曰我詩有生氣亦以用心深苦俄尔有得宜不勝其喜子美云語不驚人死不休

休賈休謂得句先呈佛皆此謂也

老杜高自稱許有乃祖之風上書明皇云臣之述作沈鬱頓挫揚雄枚皐可企及也壯遊詩則自比遊崔魏班揚又云氣瀾屈賈豈自短曹劉墻贈韋左丞則曰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甫以詩雄於世自比諸人誠未為過至切比稷契而然耶至云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切豈自比稷契而然耶至云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詩伏青蒲廷中守御來其忠及亦可嘉矣陽秋復齋漫錄云江公著初任洛陽尉久旱微雨作詩云雲葉紛紛雨脚勻亂卷柔草長精神雷車却碾前山過不洒原頭陌上塵溫公於士人家見之借紙筆脩刺謁江且

為新薦曰此知名

投獻門

王直方詩話云杭有西湖而穎亦有西湖皆為遊賞之勝而東坡連守二州其初得穎也有穎人在坐云內翰但只消遊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蓋言其訟簡也秦少章因作一絕獻之云十里荷花蕊替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東坡到穎有謝批政啓亦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曲二邦輒為西湖之長

錢惟演為洛帥嘗守始置駟真荅識者鄙之蔡君謨加法小園茶貢之富彥國歎曰君謨乃為此也坡作荔

投歎曰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痍雨順風調百谷登民不飢寒為上瑞君不見武陵溪邊粟粒芽前下後莽相籠加吾君盛德豈在此致養口腹何陋邪又不見洛陽丞相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補世之語不能易也嘗愛李敬方汴河直進船詩云汴水通淮利最多人生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此等語皆為多背之獻也

評論門

介甫詩少陵為尔臺詩興可見無心賦海棠杜默云倚風莫怨唐工部後裔誰知不解衣曾不若東坡柯台海棠長篇冠古絕今雖不指名老杜而補亡之意蓋使來

世自曉也

樂天九日思杭州云笙歌委曲聲近耳金翠動搖光照身
子瞻有懷錢塘云剩看新番眉倒暈未應泣別臉消紅
黎元耆舊何處忘之也徐考其集白送杭州姚因思舊
游云閭里因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數路板蘇亦云細雨
暗時一百六晝橈鼉鼓莫遺民是未嘗無意於民庶也
然白又有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流傳坡又有
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人犬抵淫樂之語多
於撫養之語耳夫子稱未見好德如好色而傷之曰已
矣乎二公未能免俗餘人不必言

子瞻賦濁醪有妙理首句云酒勿嫌濁人當取醉其末乃曰

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復立分別則是濁醪無
妙理矣豈非方斛泡湧不服點校故歎

司馬溫公云清茶談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雖造
次間語亦在於直諒之益而退便僻之損也若溪

雪浪齋日記云讀謝靈運詩知其攬盡山川秀氣讀退之
南山詩頗覺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能到李長吉
玉川子詩皆出於離騷未可以立談判也皇甫持正云
吟詩未有劉長卿一字唐人必甚重長卿今詩十卷亦
清麗

宋子京華記云古人語有推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
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憂周又有曰夫子悲

獲麟而狩歎孔丘雖有意緒詞亦鈍樸

百家詩話終龜後集卷之九終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

評論門

杜云爾輩可忘年含悽覺汝賢送爾維舟惜此筵汝與山

東李白好自世俗觀之則為簡傲詩簡不然亦嘗有云

忘形到爾汝黃常明

又古栢云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先器識後

文執與浮躁銜露者有異也上月

古栢云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立山重此賢者難進

而易退也非其招不往者也上月

趙嘏長安秋望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

樓當時人誦詠之以為佳作遂有趙倚樓之目又有長

言詩卷之十一
安月夜與友人話歸故山詩云楊柳風多潮未落兼夜
霜在鴈初飛亦不減倚樓之句至於獻李僕射詩云新
似山無力負舊恩如水滿身流則謬矣葛常

鍾嶸稱張茂先惜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喻鳧嘗渴杜紫

微不遇乃曰我詩無綺羅鉛粉宜不也淮海詩亦然人

戲謂可入小石調然率多子美句但綺麗大勝爾子美

並蒂芙蓉本自双水荇牽風翠帶長退之金釵半醉坐

添香妝之春風十里揚州路誰謂不可入黃鍾宮和葛常

昌黎云携持令民歸自足貽家尊蘇州送參尉云祗應傳

善政朝夕慰高堂誠儒者迂闊之說然貪饕苟得汚累

其親孰若清白之為愈同

東坡云少陵詠懷詩杜陵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亦何愚

竊比稷與契子美自比稷契人未必許也然其又有詩

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更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知名不必稱局促商山芝又

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

乃知子美詩尚有事在也溪若

張籍送區弘詩云韓公國大賢道德赫已聞昨出為陽山

爾區來趨奔韓官廷法曹子建至荆門韓入為博士崎

嶇從羈輪觀其遊從之久疑得於韓者深也然考其文

章議論之際乃不得預藉湜之列何也韓集有送區弘

南歸詩云我迂于南日周圍來見者衆莫依希爰有區

子焚焚暉觀以彞訓或從違我念前人壁對菲落以斧斤
介引纏微雖有不逮驅駢駢觀此教語則韓雖以師道
自任而區受道之質盖有所未至也其後又勉之以行
行正直勿脂膏業成志立來頌頌其誨之者至矣集
中又有送區冊序韓文辨証云冊即弘也未知孰擬尔

冊陽集

舉人過失難於當其尤者臧孫之犯門斬關惟孟散能繼
之臧紇謂國有人焉必極也其難如此司馬相如竊妻
滌器開巴蜀以困苦鄉邦其過已多至為封禪書則說
諂盖天性不復自新矣子美猶云竟宣室召徒有茂陵
求李白亦云果得相如草仍余封禪文和靖獨不然曰

茂陵他日求遺藋尤喜曾無封禪書言雖不迫責之深
矣李商隱云相如解草長門賦却用文君取酒金亦全
其大論其細也舉其大者自西湖始其右有譏其諂諛
之態死而未已正如補逐寇盜先有力者所獲搯其元
而騎其項矣余人徒旁助箠縛耳黃常明

七人程文窮日力作一論既不限聲律復不拘詩句尚罕
得又復折難使其理判然觀赴奉先詠懷五百言乃聲
律中老仕心迹論一篇也自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
許身一何愚自比以稷與契其術祈嚮自是稷契守人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與飢渴由已也何異然常為
不知者所病故曰取笑同學翁世不我知而所守不變

故曰浩歌弼激烈又云非無江海志瀟洒送日月當
節廟具違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言非不
知隱道為高也亦非以國無其人也特廢義亂倫有所
不忍以茲悞生理獨恥事干謁言志大術踈未始何附
以借勢也為下士所笑而浩歌自若皇皇慕君而雅志
摶道既不合時而又不少低屈皆設疑互答屢致意焉
非巨刃有余孰能之乎中間鋪叙間闕酸辛宜不勝其
戚戚而默思失業途因念遠成卒所謂憂在天下而不
為小己失得也禹稷顏子不害為同道少陵之迹江湖而
心稷契豈為過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其窮也未嘗無志於國與民其達也未嘗不抗其節勿

浪之却密謀先定出處一致矣是時先後周復正合乎此
昔人因元和賀雨詩為課書余特目此詩為心迹論也溪
五言如四十个賢人著一箇屠酷不得覓句者若搥得玉
匣子有底有益但精心必獲其宝然昔人園柳變鳴禽
竟不及池塘生春草餘霞散成綺不及澄江靜如練春
水船如天上坐不若老年老似霧中看開久硯中窺水
淺不若老落徑裡得沿香停杯嗟別久不及對月喜家
貧楓林社日鼓不若茄屋午時雞此數公未始不精心
似此知全其宝者未易多得黃常明

愈寄孟邢部聯句云羨君如道腴逸步謝天械或問道果
有味乎余曰如介甫午雞聲不到禪林栢子烟中靜擁

衾竹鷄呼我出華胥起滅篝燈擁燎爇各據搞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皆淡中意味非造此景不能形容

也明黃常

張無盡題武昌陵竹詩云孟宗泣竹筍冬生豈是青青竹有情影響主張非別物人心但莫負幽明語須淺直然當於理樂天有餘霞散成綺別葉乍饒風等語麗矣不過於嘲風雪弄花而已故寄唐生詩云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得碩天子知溪

顏正之嘗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鋪錦列綉亦彫續滿眼鍾嶸詩品乃

記湯惠休云謝如芙蓉出水顏如錯采鏤金與本傳不



原件短缺 P4 以后缺

